

兩刻豫章叢書題記

鍾健筆



主编：喻剑庚



# 两刻豫章丛书题记

主 编： 喻剑庚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书 名： 两刻豫章丛书题记  
作 者： 喻剑庚 主编  
出 版：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)  
发 行：  
经 销： 各地新华书店  
印 刷： 江西印刷集团公司  
开 本： 850×1168mm  
印 张： 4  
字 数： 9 万  
版 次：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： 1—1200  
定 价： 8.00 元

ISBN7-80647-116-2/I·87

---

邮政编码:330002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,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主    编：喻剑庚

撰稿人员：

|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王咨臣 | 陶刻《豫章丛书》题记 | 三集 26 种    |
| 张来芳 | 胡刻《豫章丛书》题记 | 经部 12 种    |
| 胡迎建 | 胡刻《豫章丛书》题记 | 史部 21 种    |
| 喻剑庚 | 胡刻《豫章丛书》题记 | 子部至集部 30 种 |
| 张来芳 | 胡刻《豫章丛书》题记 | 集部 16 种    |
| 王令策 | 胡刻《豫章丛书》题记 | 集部 30 种    |

## 序

姚公醵

1875年江阴缪艺风(荃荪)为张之洞撰《书目答问》，书后附《劝刻书说》，有谓“凡有力好事之人，若自揣德业学问，不足过人，而欲求不朽者，莫若刊布古书一法。……其书终古不废，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。……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，启后昆之困蒙，亦利济之先务，积善之雅谈也”。稍后江安傅沅叔(增湘)也说过：“古人著述其幸而留贻至今者，必赖后人为之护持而传播之，使其精神照耀于天壤。至其传播之方，则刊刻为上。”（《藏园群书题记·校本知非堂稿跋》）可见前代学人都很重视和提倡刻书，视为保存与发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。因为书籍一经刊布流行，则不独可令作者的心血不至流于白费，更可令后人得其沾溉，故其功劳是不容忽视的。

自宋以降，更有丛书刻本问世，明人踵而效之，所刻益富，然佳本不多。迄至清代始发扬光大，一时佳刻竞出，递相祖尚，细校精雕，蔚成风气，其佳本之名贵，数量之弘富，可谓空前，至今仍称道不绝。丛书之特色在于搜秘聚珍，集众书而为一书，网散佚而存久远，加之选家别择，由综合而日趋专门，尤显特色。综合者类能贯串古今，但求善本，如《守山阁丛书》、《粤雅堂丛书》是也；而专门者则或仅收一代，如《昭代丛书》之

类;或专收一类,如经类有《学海堂经解》,子类有《二十五子汇函》,史类有《史学丛书》,集类有《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》、《国朝文录》、《彊村丛书》等等是也;或专收一姓之书,如《高邮王氏遗书》、《侯官陈氏遗书》是也;或专刻一人之作,如《顾亭林先生遗作》、《船山遗书》之类是也;更有专收某一地方之书者,前人谓之“郡邑类丛书”,则有如《畿辅丛书》、《常州先哲遗书》、《武林掌故汇编》等,而《豫章丛书》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丛书。这一类丛书不仅具有一般丛书的特色,而且更有地方性特色,是研究地域性文化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。

《豫章丛书》世传两种,其一刊刻者为新建陶福履,另一种刊刻者为新昌(今宜丰)胡思敬。陶福履于近世志传多失载,其生平仕履每不能详。赖王咨臣老先生著有《新建人物志》,我蒙其赐手稿本,从中得见陶福履小传一则,盖自其族中所存家传及墓志征引而得,始略如其生平梗概。按福履(1852—1911)原名福祝,字华峰,一字稚箕。清光绪八年(1882)举人。十八年(1892)成进士,授翰林院庶吉士,旋因母病请假返里。母死,遂在家丁忧三年。据《豫章丛书》第一集欧阳熙序、第二集喻震孟序、第三集皮锡瑞序,得知陶刻《豫章丛书》三集先后刊成于光绪十九年(1893)、二十年(1894)、二十一年(1895),正是在福履丁忧期间完成的。在此期间,他还曾一度掌教友教书院。丁忧期满后,即回京复职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)翰林院散馆,改任户部主事。后值八国联军陷北京,他曾随从慈禧等出逃西安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)辛丑和议成,陶福履返京到部供职,后因上书言事,未被采纳,乃自请补外,遂于光绪三十一年(1905)出任湖南慈利知县。在湘前后七年,还曾改任沅江、益阳两县知县,直至辛亥革命爆发,始解职返回长沙,

未几卒，终年 59 岁。

陶福履青年时期即颇负才名，与新建勒深之、瑞金陈炽、丰城欧阳熙相友善，并称“江右才子”，且曾合刻《四子诗录》行于世。陶福履于中举后及未成进士前，曾一度任会昌学官，著有《常谈》一书，概述科举制度之源流，已收其所刻之《豫章丛书》中，又著有《远堂诗文集》若干卷。

陶刻《豫章丛书》共三集，第一集收书 12 种 18 卷，二集 10 种 11 卷，三集 4 种 19 卷，共计收书 26 种 48 卷，凡经部 8 种，史部 5 种，子部 9 种，集部 4 种。其中绝大部分为清代人的著作。

考陶福履刊刻《豫章丛书》，颇得力于其好友欧阳熙。首发此愿者则为欧阳熙的老师乐平石芸斋（景芬）。石景芬曾对欧阳熙言及，当年阮元刊刻《皇清经解》及其所撰《十三经校勘记》，实赖江西人之力居多。然而《经解》却不收江西人的著作，当然不能说江西人就没有一个治汉学的。石景芬有患于此，乃发愿欲辑江西人之经说为一编，并囑欧阳熙为之留意。可惜此志未就，而石景芬遽尔谢世。迁延三十余年，及至陶福履点了翰林，请假返里。欧阳熙与之谈及此事，两人不谋而合。遂尽出两家之所藏书，加以甄选，且在体例上又不限于石景芬所说的经学一门，而推及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这就是陶刻《豫章丛书》的一段缘起。欧阳熙在《豫章丛书》序言里已言之颇详，读者可以参看。

陶福履刊刻《豫章丛书》，其旨趣当然不应仅仅归之于他有憾于阮元汇刻《经解》不收江西人的著作，而应看到他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。早在他任会昌学官时，在他所撰的《常谈》自序中即已提到：“自科举法行，士不复通经学古。杨绂有言：

‘少而就学，皆诵当代之诗；长而博文，不越试家之艺，六经则未尝开卷，三史则皆同挂壁。’隋置科目，至于唐代，才及百年，弊已如此，今之学者殆又甚焉！经史性理掌故诸书悉不研究，而惟攻时文”。陶福履所说的“今之学者殆又甚焉”，实暗指江西。盖江西在清代自乾嘉以降，学风一直不振，不仅吴派皖派治汉学考据者，在江西找不到几个人，就连治宋明性理之学者，也为数寥寥。当时江西士人普遍热衷于科举，舍八股闹墨之外，大都束书不观，直至清末几乎成了通病。陶福履夙昔有慨于此，才与欧阳熙一拍即合，想藉刊刻《豫章丛书》之举，挽此颓风，重振江西之实学。所以《豫章丛书》喻震孟的序言里也提到：“如太史（陶福履）与欧阳子（熙）惓惓以汉学为言。夫汉学者别于宋学而言之也。洛闽诸贤为经术义理之祖，而考证则未能不疏；为汉学者旁征博引，补所未逮，则不惟不相病，而适以相救，岂非宋贤所心许哉。且士患不能读书，诚能读书，则无论汉宋皆有意于学问之事，而惜乎真为汉学者之少也。此殆太史之意也”。虽持调停汉宋之论，而于叹息“真汉学之少”，以窥见陶福履刊刻《豫章丛书》的本意所在，则非一般的空言泛论，的确道出了陶福履的一番苦心孤诣。

陶刻《豫章丛书》虽所收之书不多，但有一个重要特点，均属《四库全书》未收之书，在当时来说，就是稀见之本。陶福履皆一一加以序或跋，以志其得失，间亦另作考辨，作为附录。如徐世溥《夏小正解》，陶序谓：“余既校刻之，复参考诸书，条其同异，撰《举异》一篇，附诸简末”。对一些流传极少的书，还特别加以说明。如黄永年《春秋四传异同辨》，陶序谓：“书刻先生《南庄类稿》中，无单行本。今《类稿》极不易得，假阮斋（欧阳熙）所藏残本，校付梓人”。又如辛绍业《冬官旁求》，陶

序谓：“原刻甚精，阮斋所藏，余假抄皮篋有年，历览藏书家罕觐其貳，盖流传希矣”！甚至对一些几乎失传的书，还发出深深的惋惜与嗟叹。如对王朝渠《唐石经考正》，序谓：“是书顾鲜传者，冷官白首，仰屋著书，章句摛绝于大师，名氏翳如乎家巷，求以椎轮积水自居，不可得也。吁，可慨哉！”哀叹作者的心血一旦得不到有力者的推毂与宣扬，则将湮没而无闻。可见陶福履刊刻《豫章丛书》尤贵乎发潜起幽，正可谓“其人虽亡，而音徽未泯；宿草已列，而青简犹新”（用刘孝标语意）。清人魏锡曾还曾说过：“为前人搜拾残剩文字，比掩骼埋胔。”（引自赵之谦《书严剩稿序》）我则认为发潜德之幽光，为后人之津逮，其功尤远在掩骼埋胔之上。

陶刻《豫章丛书》曾于1936年分别收入王云五主编的《丛书集成初编》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其中有的书系依原版缩小影印，而有的却又用铅字排印，颇不画一。加上排印本校对不精，且于陶福履的序跋又多错乱移置，所以称不上好的版本。书贾射利，不顾质量，王云五可以算得上是很出名的一个。

胡思敬（1869—1922）也是清末江西的一位名翰林，字漱唐，一字瘦唐，号瘦篁，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中举，次年连捷成进士，充翰林院庶吉士，时年27岁，与陶福履恰为前后科。翰林院散馆补吏部主事，后擢升御史。宣统元年（1909）因奏劾端方颇著直声，终以建言不被采纳，辞官返里。他在政治上是极保守的，他反对戊戌变法，著《戊戌履霜录》，于一切新政皆致不满。辛亥革命后，他曾一度与清室旧臣们图谋恢复帝制。张勋复辟，曾被授左副都御史，未及赴京，闹剧即告收场。从此他以遗老自居，自号退庐居士。平生酷爱访书，讲求版本，晚年遂专以访书刻书为务，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病故，终年54

岁。

胡思敬离京之日，曾携二十余万卷藏书南返，在南昌东湖之滨建问影楼加以庋藏。民国初，将问影楼改名为退庐图书馆，并向社会开放，供人借阅。晚年更将退庐图书馆及所藏图书十万余卷捐赠公家，用来筹建江西省图书馆。他至老访书不倦，尤倾心于江西地方文献之收集与整理。计其毕生所藏之书竟达四十万卷之多。虽然他在政治上于民主革命格格不入，可是他在保存民族传统文化和弘扬地方文献事业上，却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，有着不可磨灭的劳绩。他除了校刊《豫章丛书》外，还有多种著作行世，主要有《退庐文集》、《退庐诗集》、《驴背集》、《退庐疏稿》、《戊戌履霜录》、《国闻备乘》、《九朝新语》、《盐乘》（即宜丰县志）等。

1915年胡思敬发起辑刻《豫章丛书》，至1923年（癸亥）全书告成，有孔文仲三兄弟之《三孔集》及邹维琰《自微录》之癸亥牌记可证。是时胡思敬已于前一年谢世，他生前已不及见到丛书的全貌。全书牌记均有“退庐”字样，只有最后刻印的附录《四库著录江西先哲遗书钞目》，其牌记则已改称“豫章丛书编刻局刊”。其人已逝，人去楼空，可发一叹！

胡刻《豫章丛书》凡收书103种672卷（校勘记虽列卷，未计入），基本上是按四部分别部居，只有最后刻的七种应属史部的，而列入集部之后，系后来增补的。计经部12种，100卷；史部28种，89卷；子部14种，62卷；集部49种，421卷。

胡刻《豫章丛书》的特色是贯通古今，不以断代为限，力求善本、珍本，包括佳刻本、家藏本、家抄本、藏书家手抄本等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胡思敬采取了很多办法。《四库著录江西先哲遗书钞目》的前言中曾提到：“乙卯（1915）之春，同人谋刻

《豫章丛书》。文献所系，征求宜博。既由当道檄下各县，复驰简友朋，广辟途畛。”除了由当时江西省政府出面，要各县提供善本外，还经他本人发函，遍向公私商借。其中最得力的有两处，一为江南图书馆所藏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和十万卷楼本，一为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本。两者都是著名的手抄本。其他还有宝颜堂本、汲古阁本、集思堂本、振绮堂本、前翰林院抄本以及多种明清刊刻的丛书本等等。

胡刻《豫章丛书》不仅注意收集善本，而且选择颇为严格，哪种书可入选，哪种不可入选，都有一定之规。胡思敬曾订立《豫章丛书略例》，明确规定有 11 种书不收，即：一、屡经翻刻，已通行者，不收；二、书虽未经通行而同时有人认刻者，不收；三、已入近人丛刻者，不收（原注：惟宋元人小史卷帙无多，合数小种为一大种，参用各本精校，不在此例）；四、已入本集者，不收（原注：《激书》虽入本集而原刻评本甚劣，不在此例）；五、撰人品学不端正者，不收；六、官书非出一人之手者，不收；七、未经名人论定者，不收（原注：近人李厚冈遗稿凡二十余种，只选刻四种，皆经檀默斋诸人论定）；八、卷帙过繁重者，不收（原注：以经费有限，不敢过贪）；九、书涉伪托者，不收；十、籍贯不甚分明者，不收；十一、续作应附原书者，不收。可见别择精审是胡刻《豫章丛书》的又一特色。

胡刻《豫章丛书》的最大特色还在于校勘细密。胡思敬不仅亲自负责校勘，还聘请了他的好友南昌魏元旷加以协助。魏元旷（1857—？）原名焕章，字斯逸，号紫侯，与胡思敬为同年进士，回乡后曾讲学南昌东湖书院。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任《南昌县志》主纂，至民国八年（1919）志书方始印行。他的这部《南昌县志》和胡思敬的《盐乘》并称近代江西的两部名志。

其著作已刊行的还有《魏氏全书》37种,合计112卷。他又是近代江西一位有名的藏书家,因此由魏元旷校勘《豫章丛书》,就当时的江西而言,堪称上上之选。

胡思敬和魏元旷两人在校勘《豫章丛书》上合作得很好,态度都很严谨。我们从《丛书》中可以看到,有的书出魏校记,有的书出胡校记,而大部分则既出魏校记,又出胡续记。还有的书由魏出校记而由胡出“遗补”,可称魏校胡补。只有个别三四部书请了他人如刘家立、卢耿等参与校勘。可见胡思敬在对待校勘上是极其郑重的。

胡思敬不但注重校勘,还注重刻版与印刷,讲究纸墨精良。他为了保证印刷用纸,还在家乡宜丰,自办纸槽(即造纸作坊),加以督造。总之,胡思敬为刊刻《豫章丛书》费尽了心力,他在整理江西先哲文献上的一丝不苟、精益求精的精神,缜密严谨、广搜博采的态度和方法,是很值得后人加以追怀和学习的。

19世纪末至20世纪之初,江西在很短的时间里出刊了两部《豫章丛书》,胡刻的最后竣工上距陶刻相隔只有28年。这不能不说是江西文化史上的一桩佳话,为历来所未曾有,也为他省所未曾有。可惜的是,像这样的两部精刻本丛书,不知什么缘由,竟未得到近世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的青睐,除了陶刻本曾为商务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所收外,再没有多少人提及过。自胡刻问世,至今已历75年,而两刻俱属罕见。1985年杭州古籍书店与南昌古旧书店曾合资复印全套胡刻《豫章丛书》,共24布函,266册,于是坊间遂有胡刻新本。不过索价颇昂,一般人特别是青年学人还是无力购买。我曾和一些青年朋友谈及两刻,大都茫然。可见至今两刻《豫章丛书》还没

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,不免令人感到遗憾。

王咨臣老先生和张来芳、胡迎建、喻剑庚、王令策四君有鉴于此,遂于今岁发愿合著《两刻豫章丛书题记》一书,由喻君剑庚任主编。旨在帮助读者初步了解两刻的基本内容,进而根据各自需要有目的去查阅原著,藉收事半功倍之效。按题记之作类似书目提要,不过两者的侧重点稍有不同,前者侧重在目录学方面,后者则侧重在文献学方面,两者都一向深受学术界的欢迎。

作四部书的书目提要或题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考其源流,实始于西汉刘向、刘歆父子。成帝时刘向受诏遍校经传诸子诗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称:“每一书已,向辄条其篇目,撮其旨意,录而奏之。”这就是刘向的《别录》。刘歆上承父业,于哀帝时,“乃集六艺群书,种别为《七略》”(引《汉书·传第6》)。《别录》与《七略》成了后世目录提要学之祖,成了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的典范。可惜至唐末五代之际,《别录》与《七略》已亡佚不存。不过目录提要之学却流传了下来,特别到了宋明时期,由于印刷术之普及,版本日富,公私藏书益丰,因而目录提要与题记之学得以兴起。如宋代官书有《崇文总目》、《中兴馆阁书目》,都是巨制,且知《崇文总目》原本于每条之下,例有论述,颇似题记,可惜两书早已失传,只有《崇文总目》清代始有辑本,已远非原貌了。私家著述宋代则有晁公武的《郡斋读书志》和陈振孙的《直斋书录解題》,这又是目录学中的两部典范之作,所作题记,均极精到,故后世竟有人称目录学为晁、陈之学。明代虽有较多的目录学著作,然大多偏重版本、鉴赏,不涉及书籍内容,不免存在着很大的缺陷。

到了清代,随着学风之趋向考据,学者精力多专注于“辨

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,目录提要之学为之特盛。一时名家辈出,佳作如林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曾谓刘向校书,“论其旨归,辨其讹谬”,此义惟至清季,才粲然大备。为节约篇幅计,这里仅举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为证。乾隆三十九年(1774)诏修《四库全书》,至乾隆四十六年(1781)全书告成。当时集中了一大批一流学者,总纂官以纪昀出力最多,纂修兼分校官则由戴震主持经部,邵晋涵主持史部,周永年主持子部,此外还有程晋芳、任大椿、王念孙、金榜、孙希旦、赵怀玉以及翁方纲、姚鼐等都各有专职,堪称极一时之选。《四库全书》共收书 3461 种,79309 卷,存目书 6793 种,93551 卷(按:《四库全书》究竟收了多少种书,包括存目书,共有多少卷?至今迄无定说。我所接触到的如中华书局 1985 年版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的前言,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《辞海》的条目,以及王欣夫《文献学讲义》等所列的统计数字,无一相同,且有相当大的出入。此处是依据中华书局 1965 年影印本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前言,据称是经过“仔细统计”的)。每种书前面都冠以提要一篇,由纪昀总其成,这就是洋洋大观的 200 卷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称得上是一部空前的大著作。余嘉锡曾誉为“《别录》既亡,惟清代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能言作者之旨意,为刘向以后仅有之书”(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序)。成了后来治古籍者案头不可或缺之书。

尽管如此,然其中仍不免存在着相当多的疵误,包括考订、评鹭、议论等方面,每为后人所指摘,致有胡玉缙著《四库全书总目补正》,余嘉锡著《四库全书提要辨证》,都作了大量的纠补,不愧为《四库提要》的功臣,尤以余著几以毕生之力写成 24 卷巨制,更为学术界所推重。可见,当年编辑《四库全书》,依靠皇朝的无上权力,向全国征集了大量的图书,集中了

一大批优异的人才,花费了七八年的时间,才撰成 200 卷提要,错误尚且不免。甚至近世学者卢弼还因《四库全书》中的每一书的序跋被尽行删去,而指斥编纂者是企图掩盖其作提要的痕迹,“与盗窃何异”(引自王欣夫《文献学讲义》)!简直是破口大骂了。可见撰写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群书的提要,确乎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,所以后来虽有多次议论过续修《四库全书》,终未实现,究其原因当有多种,而不易纂写提要,有可能是其中原因之一。

王咨臣老先生是当代我省一位著名的藏书家。他一生清贫,笔耕度日。自幼即嗜书如命,不惜节衣缩食,藜藿自甘,罄其所有以购图书,尤以搜求乡邦文献为己任。居恒如苦行僧,为访书常奔波数百里之外,蹀躞于陈乡旧邑之间,冀求觅得故家遗物。倘偶获片纸零缣,则视同拱璧,欣慰莫名。且更有得之于废纸堆中、冷摊檐下者。人弃我取,积数十年,居然楹书满屋,四壁缥緗。致令省内外学术界人士闻风造门,借观请益,嘉惠良多。今王老已登望九之岁,犹能参与《两刻豫章丛书题记》的著述,躬自拟稿,老而弥勤,更非常人所可企及,我获悉之下,实深仰佩。

喻君剑庚、胡君迎建、张君来芳、王君令策等四君均学有专长,致力于江西文献的研究积有年所,富有成果。今四君与王老先生分工合作,大著行将脱稿。我既服诸位作者之勇,又钦其弘扬乡邦历史文化之志,更庆其大著告成之日,即为潜德幽光重明于世之时。今承作者诸君不弃,索序于我,爰不辞溷陋,略陈所见,幸作者与读者有以教我。是为序。

1998 年 4 月于南昌青山湖畔北面斋,时年七十又四

## 凡 例

一：本书系为新建陶福履、新昌（今宜丰）胡思敬辑刻的《豫章丛书》二种所撰题记，按子目种数实际计算，共收书 135 种，涉猎唐迄清五朝江西籍作者 113 人，江苏扬州、浙江绍兴作者各 1 人，共 115 人的著作。

二：本书按《豫章丛书》二种原书书名、卷数编制目录，凡胡思敬所附校勘记卷数，一律不著。

三：陶福履和胡思敬辑刻《豫章丛书》时，未明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为查检便利，《题记》保持原书顺序，依次排例。

四：陶刻《豫章丛书》按刊刻时间分为三集，以四部难以类分，故双页书眉依原刻第一、第二、第三集依次标明。胡刻《豫章丛书》双页书眉按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标明。

五：本书以作者仕履、子目内容评介、版本三大项为纲，依次撰写。

六：凡涉作者姓名、籍贯史料有异，择确认者存之；疑而未决者，则加注说明（注明所据书名、卷数、版本）。

七：凡涉作者籍贯古今地名有变化，予以注明。如“新昌”（今宜丰），省略“江西”二字。

八：凡涉作者生卒年史料确有定论者，则一一注明，未有定论者，则注生卒年不详或（？—1268）、（1048—？）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|
| 序·····  | 姚公鸞(1) |
| 凡例····· | {12}   |

## 陶福履辑刻《豫章丛书》题记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春秋四传异同辨》1卷/清·黄永年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3) |
| 《冬官旁求》2卷/清·辛绍业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3) |
| 《周礼释文问答》1卷/清·辛绍业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4) |
| 《夏小正解》1卷附徐本《夏小正举异》1卷/清·徐世溥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(4) |
| 《敬堂文稿》1卷/清·辛绍业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5) |
| 《交食经》2卷《日食一贯歌》1卷《月食一贯歌》1卷/清·张采臣指授 清·欧阳斌元著法····· | (5) |
| 《读旧唐书随笔》1卷/清·蔡世钺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6) |
| 《蠡测汇钞》1卷/清·邓传安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6) |